

万象丛书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《中国法制文学》编辑部编

失足少女的自白





RENMINRIBAO CHUBANSHE

失足少女的自白

作 者 中国法制文学编辑部

责任编辑 吴 晔

封面设计 赵 健

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址 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 号

电话 596231—2508

电挂 3838 邮政编码 100733

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 36

印张 7.75

字数 1707

印数 20000

版次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—80002—147—5/1.53

定价：2.65元

编 者 的 话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是在改革、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，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。

改革，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、各个角落。它的过程，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，守旧和进取的角逐，科学与愚昧的消长，新与旧的交替，正确与谬误的斗争。因此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，推动改革的深化，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，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，创造和喜悦，矛盾和困扰，反映形形色色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。

我们愿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能够为认识社会，了解国情，接触实际，亲近人民，提供比较丰富的、真实准确的、富于情彩的信息和画面。

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，也面

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。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、调查报告、社会问题研究，兼收部分旅游、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。欢迎作家、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，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

1988年1月

目 录

死囚新生·····	张惠芳(1)
不流血的伤口·····	胡 平(34)
大墙内的悲欢·····	吴 萍(67)
奇特的两地书·····	郝敬堂(106)
失足少女的自白·····	王锦惠 朱长志(133)
罕见的奇葩·····	孙引南(148)
公害中的苦斗·····	张惠芳 张惠君(174)

死囚新生

张惠芳

省委政法书记推荐一个典型。我一听吓了一跳：“去写一个杀人犯？”

“让你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监狱！”

我仍毛骨悚然，仿佛但丁去游历地狱。

当这个曾犯杀人之罪的人坐在我面前时，我胆颤心惊，身上充塞着寒气。我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和手，似乎那眼里还燃烧着红光，手上还沾有血迹。我也不敢正视这种现实，他成了什么什么模范。

罪犯——模范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就在那个寒气逼人的凌晨

1970年春节，初二。这传统的节日并没给人间带来多少欢乐。明港火车站不远的五七干校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，此时成了北京干部的“集中营”。

动乱滋长着邪恶。

凌晨4点多，黑沉沉的地，灰蒙蒙的天，几颗寒星眨着惺忪的睡眼。一条小河横在干校前面，河面凝着薄冰。

干校大门走出一男一女，他用竹扁担挑着鼓鼓囊囊的网兜，走上桥头，转眼到了桥中心。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女的突然受到从背后来的猛力一击，本能地叫起来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这恐怖凄厉的声音冲破黎明的寒气，惊动了沉睡的大地，旋即被河水吞没了。

在那个非常的年月里，人们对任何动静具有超常的敏感和警觉。

最先跑来的是值勤的民兵。接着干校的人纷纷赶来。这时女的已昏死水中。那男的哭泣着，呼唤着，浑身水淋淋的，瑟瑟发抖。大家七手八脚把女的抬到附近的卫生所抢救。

“魏又生，怎么回事！”人们围上来问。

“我在前面走，突然有人从后面冲过来，把她打，打倒了……”那男的声音发颤。

民警下河查看。不到10分钟，魏又生就被叫到派出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问的人脸上结了冰。

“魏又生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36岁。”

“出身？”

“学生。”

“职业？”

“干部。”

有人在旁边作纪录。这不是审讯吗？一时间，他舌头变得僵硬了。

“你再重述一遍事情的经过。”

“我，我在前面走，有人打了她……”

“不要再作戏了。”审讯人员桌子一拍，把一根铁棍推到他面前，魏又生瘫软成一堆泥。

魂变是从何开始的？

一堵高墙下，有人要他把腰带和鞋带解下来，他麻木地照着做了。他被推进一个黑洞洞的小屋，只听背后铁锁“咔嚓”一声。

他蜷缩在潮湿黑暗的角落里，似梦？似醒？说不清。耳边继续炸响一阵阵惊雷：“开除党籍”，“开除公职”，……他耳鼓发疼，台下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一下变得异常陌生，愤怒，憎恨，目光如利剑直向他刺来。他浑身一颤，闪进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是：这辈子完了，全完了！

父亲曾靠手工织布供他上学。灯光、梭影、望

子成龙。解放的鞭炮声中，人民政府把他送进了济南工业技术学校。老师对他说：“国家建设急需人才，好好学本领吧，准备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。”他学的是硅酸盐专业，建设需要水泥呀！晚上学校熄灯，他翻过墙头，依着电线杆上的路灯看书，……（笔者在监狱的档案中看到那个 20 岁的青年，剪得整齐的浓发，充满活力的脸庞，两眸是纯洁的，满怀希望凝视着未来。各学期的操行评语栏里写着：“学习积极，热心服务，帮助同学”，“忠诚，要求进步”，“作风正派，生活朴素”等等。

啊，那美好的青春之梦！当他和 7 个同学坐上北驰的列车，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，那是何等的激动！凌晨 1 点他们喊着“一二一”，唱着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的歌儿，开步跑到天安门广场，那里正要举行庆祝抗美援朝胜利的集会。8 个青年人就这样成了建筑材料研究所的生力军。和他最要好的是那个长得黑瘦、聪明活泼的“黑子”，“黑子”送给他个雅号，叫“和尚”，原因是他图省事，爱剃个光头。“和尚”给自己规定一星期只吃一次肉。一月 28 元工资，有白馍吃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有一次，他发现上海“小姐”揭馍皮，大为恼火，硬逼着她把馍皮吃掉。他真是“和尚”，不喜欢跳舞，连跟女青年说句话都脸红。但他感到精神生活十分充实、丰富。实验室才是最有意思的世

界。他很快成了业务骨干。1956年他在党旗下宣誓：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”1963年，他29岁就晋升为工程师。1965年，中央组织部在全国选调200名干部，培训后可送往驻外使馆工作，条件要求自然很高。他幸运地入选了。生活向他展示出更加美好的前景。谁知，他却一步步滑向深渊！

完了，全完了，身败名裂，何脸见人？

他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死。现在考虑的是怎么个死法。上吊！哪来的绳子？摸摸腰带，这才想起，一进来腰带鞋带都被人解走了。摸摸墙根，没一块砖头，连土炕的坯也是松软的。电线是从窗外走的。放风时或许能捡片碎玻璃什么的，可是只准直线来直线去，一无所获。他想绝食自毙。一旦想到自己饿死，不争气的肠胃竟咕咕乱叫，一时间很想吃东西。

于是，他每天坐在那里，等待着法律向他宣判。

死刑！他一想起这两个字就浑身寒颤。

监号的门打开了，闪进一道刺眼的阳光。

“魏又生，你的手表已拿走给你爱人了！”

啊，手表，那只莫纳格表！他的心痛苦地抽搐着。

1956年，静静的化验室里来了一位新毕业的女大学生，洗得发白的蓝制服，两条小辫子，眉清目秀，文静和善。向魏又生点头微微一笑，坐在天平前不知从何下手。

“她叫李洁贞，城市贫民，共产党员！”室主任低声向他介绍。

“啊，她入党比我还早一个月呢！”也许出于敬佩，他主动帮她做实验，而她总悄悄地把洗净补好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他的枕头下。

后来，他和室主任出差成都，在一个小巷里看望了李洁贞慈祥的老妈妈。出得门来，主任问他：“今天的甜荷包蛋你吃出味道来吗？”

“好吃！好吃！”他说。

“没看你碗里是单数？双数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你是双数，我是单数！”主任狡黠地笑了，“双数！招待女婿的规格！我给你们主婚！”

她苦出身，会过日子，好强上进，为人老实，本分，真是“门当户对”。

她每顿饭只吃些咸菜。

“你怎么不吃点肉？”

“我不爱吃！”她微微一笑。

她不声不响给他戴上一块手表，莫纳格！她甜甜一笑。这是她用科研奖金从嘴里省下的钱买

的。

“你最珍贵的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爱情。”他答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生命。”

“是呀，时间就是生命。”她感叹着说，凝视着秒针的跳动，“过了一秒，这一秒就永不再来。有的人让生命白费，而有的人却能双倍地利用生命。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，无疑是延长了生命。”

而他，就像一颗流星，偏离了生命的轨道，茫然在宇宙间消失了。从何时起，他竟背叛了她的全部情谊和规劝？

啊，他戴了 10 年的手表被拿走了，他失落了全部，丧魂落魄地跌坐在墙角里。

“手表给爱人了……莫非她没有死？”他忽然分析起看守员的话来。

恶念在黑夜膨胀

宣判前游斗了 3 天。他被剃光了头发，胸前挂着白纸黑字的牌子，“杀人犯”三个字像三团黑火烤炙着他。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广播着他的罪行，围观的群众那仇恨、鄙视的目光，如一根根钢针穿透他的心，他还听到人群中的漫骂声：

“无耻！孽种！”

“该杀！”

“还有文化呢，算人吗！”

他无地自容，只想找个墙缝钻进去。

空中飘下细碎的雪花，一片枯黄的落叶打在他的脸上，麻木中他打了个寒颤。落叶，是不祥的征兆。

秋风飒飒，一片梧桐落叶飘下来，正打在他的脸上，他没有觉察，只聚精会神地看一张大字报，31张，最长的，目标学院党委、“反动权威”，“走资派”，用语尖刻泼辣。整个校园气氛肃杀，如同秋风扫落叶，天昏地暗。

“丁曼……”他望着大字报的落款出神。

“写得好吗？”一个柔声柔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刺鼻的香味几乎使他打个喷嚏，扭头一看，是位漂亮的女子，面若桃花，柳眉蜂腰，浓黑的留海，大眼睛直勾勾盯着他。

“好！好！”他献媚地连连点头称赞。

“我就是丁曼，丁曼就是我！”她骄傲地昂着头。

从此后，丁曼每写一张大字报，就求他帮助修改。

“我过去怎么不认识你？”他感到相识恨晚。

“我可早认识你!”她娇媚地一笑。

“啊?”他受宠若惊。

“我早作过调查了,年青的工程师,共产党的干部,一妻二子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要调查我?”

“我要争取你!”她诡秘地又是一笑,“支持我们的组织。”

“啊——”他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他们接触越来越频繁、密切。党组织瘫痪了,谁也不再监督他,他一开始对这种“自由”不习惯,总是小心翼翼,渐渐地,他全身神经松弛开来,和丁曼终日关在宿舍厮混。同学们串连的串连,回家的回家,倒给他留下机会。尽管他的家就在东城区,但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丁曼父母都是高干,一个独生女,花起钱来大方得很,每次来总是罐头、糕点、火腿,还有市面上买不到的好烟好酒。一次花的钱足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,而妻子会只用一元钱的肉拼拼匀匀做上四个满像样的菜!

“在家没你吃的。吃吧!”丁曼把一只肥油油的烧鸡腿塞到他嘴里。他心里一阵发热。是呀,若在家里,两个孩子在跟前,眼巴巴地望着,自己能吃下去吗?他又觉着妻子对他温柔不够,孩子病了,她心里急,老爱对他发火,要么是喂药嫌手笨,要

么是开水太烫，唉，人生呀人生，这种吵吵闹闹还谈什么爱情！

他感到丁曼既温柔又体贴。“可是，我比她大12岁呀！”他望着眼前的美人儿，油然而生一种欲念。“啊，我怎么把她与妻子对比？”他慌乱地收住欲念的野性，回到道德的藩篱之内。但是一团乱麻纠缠着他。对比的结果，丁曼漂亮，年轻，经济充裕。

回家变成了痛苦的事。二个儿子勾着脖子亲热地叫“爸爸”，他的良知一时间被唤回了；累得消瘦的妻子，把炖烂的老母鸡放在他面前，拣肥的夹进他碗里，而自己啃着几根鸡肋骨，他心里也曾泛起一股怜惜之情，眼睛慌忙躲开她那真诚的目光。

夫妻间的感情是敏感的。她终于发现了他的冷漠、木然。好像他的魂已离她而去。匆匆而回，匆匆要走。

“今天几儿啦？”妻子指指日历。

啊，星期六，但他转而就编好了瞎话：“运动紧张……”

“我买了两张电影票……”

“要斗私批修。”

临走，妻子塞给他两个热烧饼，好让他“批修”批完了补补肚子。然而，他一到学校，就和丁曼慌忙跑进电影院，两个冷烧饼也被那女人扔进了垃

圾桶。

妻子孤灯独坐，给孩子补着衣服，掉了魂儿，忽然，两颗冰冷的泪珠滚了下来……

学校宿舍里，丁曼举着酒杯，一脸酒色，

“你看我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漂亮。你是最漂亮的美人儿！”

“你出国我也去，咱们永远在一起！”

“我比你大！”

“大又怎样，只要情投意合！”

“我有家……”

“那你就离婚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看你有没有决心，是否真爱我！”

“听你的，一定离！”

“你发誓！”

“我发誓，如不离婚，天打五雷轰！”他说出来，觉得不像自己的声音。

有人破门而入，那女人披头散发从床上爬起，他木呆了。

来者不是旁人，正是李洁贞。此时她是那样高大，钢铸铜塑般屹立在面前。

“一切你都知道了，那打开窗户说亮话，咱们从此分手吧！”他厚颜无耻回家乞求。

“离婚？”妻子冷冷地说。“你没看看那女人眼

睛里藏着什么东西？你竟然迷上了！”妻子早已忍无可忍。

“她会外语，出国带夫人，你还不够格儿！”他利令智昏。

她嘴唇哆嗦着低声饮泣。两个孩子惊恐地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哭喊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“离婚？”李洁贞抬起泪眼，牙一咬，“能让你们这男盗女娼如愿以偿？”她大声宣布：“坚决不离！”她使用了自以为最牢靠的斗争手段。这也是许多中国女性的悲剧。不过，李洁贞的悲剧不是以“第三者”的胜利而揭幕，却是走着另一条更加凶险的恶途。

魏又生多次起诉法院。法院出面调解，不判离婚。

舆论站在李洁贞一边。老同学、老同事出面劝解，把魏又生骂个狗血喷头。

那方，丁曼拉紧绳索。两人又以串连为名，跑到北方一个城市，在丁曼父母眼皮底下偷鸡摸狗。绳索越勒越紧。他们常常公园幽会，讨论着离婚的计划。

“我从小就养成了这种脾气，我想得到的，就一定要得到！也一定能得到！这叫什么？叫占有欲吧！”丁曼说。

1967年“斗批改”，干部下放，魏又生来到信